



《当代》书丛



董立勃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朱香

董立勃 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香/董立勃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 9
(《当代》书丛)

ISBN 7-02-004805-6

I. 米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4868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唐 俭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王 剑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米 香

Mi Xiang

董立勃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
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02-004805-6/I·3698

定价 19.80 元

米香来得晚。米香来到下野地，下野地已经有好多人了。不但有了男人女人，还有了孩子，大一点的孩子十岁多了。

其中一个孩子叫坡儿。

坡儿在路边玩。路上不时有卡车跑来跑去。路边有树林子，林子里有鸟，鸟在树上做了好多窝。有些窝在很高的树梢上，要爬到高高的树上，才能掏到鸟窝。好多孩子没有事了，就会跑到路边的树林子里来玩。

坡儿站在一棵树下面。

坡儿看到了一辆卡车在路边停下来。

坡儿看到米香从车上下来。

米香走到坡儿跟前，问坡儿这是什么地方。

坡儿说这是下野地。

米香又问坡儿，干部在什么地方。

坡儿朝一片房子，指了一下，说在那儿。

有了很多人，还需要人。下野地太大了，有种不完的地。来多少人都不多。谁来，下野地都要。不管咋来的，只要走进下野地，只要说不走了。下野地就把户口给你，把饭碗给你，把房子和衣服给你。只有一个条件，下地干活。

米香找到了干部。

米香说长江发大水了，把村子给冲了。家里的人都淹死了，没办法活了，就跑到新疆了。

干部只问了一句，都淹死了，你咋活了。

米香说，我会游水。

问了这一句，干部不问了，只要能来到这里，都会有个不同一般的原因，用不着问那么多。干部让米香去司务长那里领饭票。

领过了饭票，又把米香领到一间房子里，里边还有好几个女的，看样子，全和她差不多大。

正好有一个空床，让她住下了。

刚住下，旁边床上的一个女的说话了。说，真巧，梅子昨天才搬出去，你就来了。

屋子是地窝子，光线不好，屋子里有点暗，不能一下子看清脸。不过说话很好听。

米香说，我叫米香。

女的说，我叫宋兰。

到了吃饭时间，宋兰说，走，吃饭去。

拿了碗，两个人出门。正是中午，太阳老大。看清了宋兰的样子。说不上多好看，可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好看。

走到了食堂，掏出了刚领到的饭票，买了馍馍和菜。宋兰说，走，回屋子去吃。

门口有一排人，蹲在墙根处吃饭。全是男人。从吃饭的男人跟前过。男人都不吃了，抬起头来看。只要是个新来的，大家都会注意去看。如果新来的是个女的，就会更注意。

吃过了几顿饭，米香问宋兰，怎么没有大米饭。

宋兰一听笑起来。说，这个地方，不种大米，只种玉米和麦子。

米香说，为什么不种大米，大米多好吃啊。

宋兰说，没有水。

米香说，水渠里流着水啊。

宋兰说，也不是没有水，是水太少。

米香说，也是的，稻子要长在水里。水少了种不成稻子。

米香是南方人，在水乡长大。吃大米吃惯了，几天不吃大米，想得慌。这个地方，什么都挺好，就是没有大米饭吃。不过，这点不好，不会让米香不高兴。差一点死掉的人，再活过来，心就会变得很大了，就不会把好多事当个事了。要不是农场收留了米香，米香真得要饿死。不饿死也得去讨饭。差一点去讨饭的人，不会真的为没有

大米饭吃难过。

没有水种稻子,不等于没有水做别的事。说没有水,不是说一点水没有。只是水有点少。和南方比起来,要少。

水不能不少。一个夏天下来,下不了几场雨。有些年头,连一场雨都不下。不下雨还不说,太阳还毒得很。能把石头烧焦,烧成碎末,变成沙子。沙子流起来,倒是像水。却连一点湿意也没有。

多亏有了个天山。山很高,高的地方,不是石头,全是冰和雪。被太阳晒化了,顺着山谷流下来,流到盆地。才让戈壁滩,长出树和草来。才让开出的荒地,长出庄稼来。当然水不会自己流到开出的地里去。得修大渠和小渠,把水引到地里去。有时水少,一些地里的东西浇不上水,就让太阳晒死了。

水是少了一点儿,不过,水再少,也不会让米香渴着,也不会让米香没有水洗脸。不过,米香真的嫌水少。

干完了活回来,浑身是土。这里的地,不像南方的地,总带些潮意,含着水分,不起灰。这里的地干得很,轻轻一碰,一点儿风,就飘了起来。灰比沙子还细。穿着衣服一点用也没有。从领口,从袖口,从裤口进去了。再出一点儿汗,就全粘在一块儿了。这时,米香再不想别的事,只想着洗个澡。

回到屋子里,大家会一起做一件事,就是打一盆水,洗自己。

一个屋子四五个人，谁也不看谁，全脱个精光，拿了毛巾蹲在盆子旁边洗。只有米香还穿着衣服站在那里。宋兰一看，以为米香不好意思。说，米香，别封建了，快脱了吧。脱了洗痛快，都是女的，怕啥？

米香说，我不是封建，也不怕啥，我是觉得没法洗。

宋兰说，咋了？

米香说，水太少了。洗澡不是洗脸，脸多大一块儿，一点儿水就够。洗澡可是全身上下都要洗。一盆子水，湿一遍，还不够，怎么洗？

另一个女的马上说，嫌水少，去水库呀，那里水多。

米香老家有江有河有湖，没有水库。米香说，什么是水库呀？

一听米香不知道水库是什么，一屋子女人全笑了起来。一屋子女人，什么地方的都有。说话的口音不一样，可笑起来，全一样，嘹亮得很。

笑过了，米香问宋兰，什么是水库？

宋兰说，你真的不知道啊？水库就是装水的，像水盆子，不不，太小了，像水缸。不好说，哪天，我带你去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了。

宋兰也只是说说，没把这个事当个事。可米香听了，当成了个事。去吃饭时，想着这个事。吃过了饭，还想着这个事。走到宋兰跟前，问宋兰有没有事。

宋兰说，没事。

米香说，你要是没事，带我去水库吧。

宋兰说，现在就去？

米香说，不让我去看看水库，我睡不好。

宋兰有点不想去，宋兰说，挺远的。

米香说，有多远。

宋兰说，得走半个小时。

米香说，才走半个小时，不远，一点儿也不远。走，快点走。

宋兰还是不想去，干一天活了，宋兰想歇着了。

可米香扯着宋兰，说好姐姐，我求你了。

宋兰比米香大一岁。米香这么一叫，不好意思不去了。说，行，我去，就去一次啊。下次，我可不带你去了。

米香说好。只要宋兰带她去水库。宋兰说什么，米香都会说好。

二

刚出门，遇到个男的，也很年轻。看到米香和宋兰喊了一声。说，喂，你们去哪儿？

米香不认识他，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明白他这是问宋兰，就没有吭声。

宋兰说，去水库。

男的说，去那儿干吗？那么远。

宋兰说，这不，新来的妹妹，一定要去看水库，不去还生气。对了，你还不认识吧，她叫米香。

说到了自己的名字，米香朝着男青年笑了笑。

宋兰又说，米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许明。

许明把手伸过来，和米香握手。米香刚来，还没有握手的习惯。动作就不太熟练，有点慌乱。

许明说，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。

宋兰说，你去干吗？

许明说，反正没有事，刚吃完饭，溜达溜达也挺好。再说了，有我跟着，遇到个狗呀狼呀，也好有人保护你们呀。

宋兰一听，笑了起来，说，算了吧，还保护我们呢。刚来那会儿，米香我跟你说，那会儿，这里狼可多了，夜里睡觉可以听到狼叫。我们一块儿出去，走着走着，他不走了，蹲下来了。问他咋不走了，他说，看到狼了，问他在哪呢。他拿手一指。真有一只狼。我们吓得全跑了起来，他不跑，还蹲在那里。还想着是他不怕呢。谁知道，他是吓得腿发软了，站不起来。后来，那狼叫了一声，他才站了起来。

米香说，这为啥？

宋兰说，狼一叫，叫出了狗的声音。原来是一条狗，是谢羊倌看羊的狗。

米香一听也笑了起来。

宋兰边说，边笑。米香也跟着笑。许明也不生气。看来，他们开玩笑开惯了。老拿这事来开心。许明说，你就别说我了，米香，我跟你说吧。她刚从上海来那会儿，到地里摘棉花。豆虫爬在手上。她吓得脸都白了，一个

劲儿喊妈。

宋兰说，这算个啥，小胖子还吓得尿了裤子呢。

这一说，两个人一齐笑起来。

知道狼，可没见过。豆虫是什么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不过，米香还是笑了笑。米香喜欢听他们说话。他们说话很好听。怪不得好听呢。宋兰和许明是上海人。上海是什么地方，米香知道。南方人都知道上海。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上海了。连上海人都跑到了这个地方，看来这个地方，不但好，还很重要。米香一下子觉得自己挺有福气。发大水，让水淹，是灾。可到了新疆，到了下野地，就是福了。老人说，灾过了，就是福了。看来真是这样。

走出了营地，是条很宽的土路。不在路的中间走，路中间的土太虚，像水浪一样，踩下去，会溅起好高的灰浪。走路边的土埂子上。路边栽着树，树和路之间修条埂子，这样给树浇水时，水就不会流到路上了。埂子很结实，人老在上面走，踩得很光溜。走在上面，一点灰也没有。不过，埂子有点窄，三个人不能并排走，只能排成一溜走。

米香想早见到水库，走得快。走着走着走到了前边。可不知道路。只好走一阵子，停下来，等一会儿宋兰和许明。他们两个一点儿也不着急，边走边说话。有些话，他们用上海话说，米香听不懂。

太阳正往下落，快落下去了，还没有落下去。红得像个血蛋子。碰到了山尖子，戳了个洞，里边的颜色全流了

出来。流得遍地都是，把草和石头还有尘土全染成了红色。

一群羊走了过来，羊是红色的，羊把尘土踏起，尘烟飞得比路边的树还高。羊和人不一样，羊不怕尘土，在路中间走得可欢了，好像故意要把土荡起来。

羊后面跟了一个人，还有一只狗。

看到那个人，宋兰喊起来，老谢，才放羊回来呀。

老谢说，羊吃饱了才肯回圈。

老谢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老。只是黑得厉害。和许明比起来，不知要黑多少。这里的人，都不老。最老的也没有过五十的。这里没有老人。全是青壮的汉子和女子。这样一个地方，怕是在这么大的国家里，很少会有的。

看到三个人往一个方向走，老谢问，你们去哪里？

还是宋兰说，我们去水库。

狗也叫了两声，不知什么意思。米香就去看那只狗。不用说，这只狗，就是被许明当成狼的狗了。别说，这只狗，真的有点儿像狼，两只耳朵是竖起来的。小时候，听老人讲故事。讲到狼，都说狼的耳朵是竖起来的。

说着话走路。路会变短。和羊群错过后，又走一会儿，米香就说，快到了。

宋兰说，你又没有来过，怎么知道快到了？

米香说，我闻到味了。

许明说，没听说过，水还有味。

米香说，水当然有味。

宋兰说，你说是什么味？是香味，还是臭味？

米香说,什么味我说不出,可我能闻出来。

正说着,一片水就出现在眼前。

一看到这片水,米香呆住了。听宋兰说了盆子和缸,想着这片水再大,也只会比门前的池塘大一点。怎么也不会大过山下的那个湖。没想到这片水,竟有些望不到边。因为拐了不少弯,还有点望不到头,一片看不出有多宽有多长的水,真的不能用盆子和缸来形容。

呆住的米香,让宋兰不知米香想什么。以为米香看了后失望了,心里不欢喜,就说,这就是水库。原来这是条干沟,被洪水冲出来的。我们来了后,在下面修了道坝,洪水再下来,让土坝拦住了,就成了水库。你要是早来两年,你也能赶上修水库了。看到了吧,就是一片水,没什么看头,我说不来,你非要来。来了一看,后悔了吧?没事,后悔了,再不来就行了,走,回去吧。

米香不呆了。对宋兰说,谁说我后悔了?我高兴死了。要说后悔,是后悔咋没有早点来。不过,也不晚,喜欢的东西,只要遇见了,看见了,就不晚,要回,你们先回,我还没有看够。我要好好看看。水库,多么好的水库啊。

说着,米香往水边跑去。不管宋兰和许明了。米香跑下堤岸,跑过一段沙滩。沙滩上不全是沙还有土,长着有芦苇红柳还有野柳树。这些东西,像一堵墙立在水边。米香穿过一片芦苇,像穿过了一堵墙。

到了墙的那边,就是水了。很浅的水。米香站在了水里,水把她的鞋子淹了,她也不管。她蹲下来,让自己

的脸,自己的眼睛,自己的身体离水更近。这水可真清啊,比老家南方的水还要清。清得能看到水底下的沙粒。

米香看了一会儿,又站了起来。站起来不是要离水远一些。而是要再离水近些。

米香知道怎么样能让自己离水更近,她站起来,伸出手来,去解胸前的衣服扣子。

三

看到米香往水边跑,宋兰喊了一声,问米香干什么去。可米香好像没有听见,只顾往前跑。跑进水边的灌木丛里,宋兰看不见米香了。

许明说,看她那急样子,没准儿是让尿憋的。

宋兰说,少胡扯。不管她是咋回事,我得去看看。

许明说,你去看看吧,我在这里等你们。

宋兰不能不管米香,这姑娘刚来。样子长得挺好看,可好像没有多少心眼儿。说不上会做出个什么傻事,害了自己。一看到米香,宋兰就觉得亲,说不上为啥,就觉得亲。还觉得自己有责任帮米香。也是有了这个想法,才会带米香来看水库,才会看到米香往水边跑,自己也赶紧往水边跑。

许明没有宋兰想得多,坐在了岸边一个土墩上,四下里看。看到了一群灰色的野鸽子,在天上像刮风一样,忽上忽下地翻飞着。还看到了一些白色的鱼鹰,在水面上

盘旋。不时像一支箭一样射进水里，再蹿出来时，嘴里叼着一条鱼。再远处的荒野上，好像还有野鹿还有黄羊群在飞奔，它们的蹄子敲击着地面，像鼓一样咚咚响。

看着看着，许明一下子激动了起来。嗓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往外冲。他管不住，这个东西很有劲，一冲就冲出来了。

冲出来的是一串明亮的声音。这不是一种随便的声音，这是一首歌。当时很流行的歌，好像没有人不会唱。这首歌是这样唱的：“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，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，披荆斩棘奔向前方。”

正在脱衣服，听到了许明的歌。把米香吓了一跳。那歌声真的很洪亮，好像就在头顶上回响。抬起头去看，只听到歌，看不到人。

野草和野树的墙很高，不会有人看到的。这么一想，米香的胆子更大了。脱掉了外边的衣服，还把里边的小衣服也脱了。

刚脱下来，后边传来说话声。说，你疯了，快穿上。回头一看，是宋兰。宋兰说，你怎么把衣服脱了？快穿上。

米香说，我要洗澡，不脱衣服怎么洗？

宋兰说，那也不能脱这么光。

米香说，在屋子里洗，你不是要脱光了洗才洗得痛快？

宋兰说，那是在屋子里，这是在野外。

米香说，野外也一样，没人看见就行了。

宋兰说,你怎么知道没有人看?

米香说,你看吗,没有人。

宋兰说,许明不是人啊,他坐在岸上,正在朝这边看。

米香说,他看不到。这些树和草挡着了,他看不到。

再说了,他在唱歌,他没有朝这边看。

宋兰说,反正看也是看你,你要是不怕看,你就脱吧。

宋兰让米香脱,米香真脱。其实宋兰就是不让她脱,米香也会脱。米香不但要脱掉上面的衣服,还会把下面的裤子也脱掉。边脱边让宋兰也脱。

宋兰说,我可没有这么厚脸皮。

米香说,这有什么?在老家,我们女孩子都是在河里洗澡。也是这个时候,太阳快落时下到河里,我们全都会脱光了。脱光在河里洗澡,那才真叫痛快呢。

说着,米香就全脱光了。脱光了还站在那里和宋兰说话。可说的什么,宋兰一句也听不下去了。看着米香,宋兰有点儿发呆。

宋兰在城里长大,一点儿也不封建。可让她在太阳下面,在水库的岸边,脱光了洗澡。她真的不敢。别说不敢了,她连想也没有想过。

看着米香光着身子往水里走,宋兰的眼睛睁得好大。真的没有想到米香这么野,因为米香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野。

米香在水里走了一会儿,转过身,喊宋兰快点下到水里。宋兰不说话,只是一个劲儿摇头。

水到米香的腰间时,宋兰才好像想起了什么,朝着米

香喊起来,说,你不能再往前走了,这里的水很深的。告诉你吧,年年都有人在水库里被淹死。

米香听到了宋兰的话,回过头朝着宋兰笑了一下。只是笑了一下,却没有停下来。

不过,米香不是往前走了,而是一下子跳了起来,向前一跃,整个人钻进了水里。米香不见了,只有溅起的水浪在摇荡。

坐在岸边的许明看到了游在水库中间的米香。正唱着歌的许明不唱了。

下野地的男人,会游水的人不多。西北江河少,会游水的人就少。许明会游水,也是在上海上中学时学会的。教许明游泳的,是从游泳队下来的。参加过全国比赛。教出来的学生,全都很像样子。

可就像许明这样会游水的,也不敢随便游到水库中间去。曾有一个一块儿来的伙伴,见到这么一大片水,兴奋得不行。跳到水里游起来,往水中的一个小岛游。没想到,还没有游到岛上,就没有力气了。结果淹死了。也是从那以后,就没有人再随便往水库中间游了。

一想到那个死去的伙伴,许明坐不住了。站起来,朝着水边走过去。边走边想,要是米香让水淹了,一定要把她救出来。许明还想到了刚看过的一张报纸,上面就写了一个塔里木的支边青年,救了一个落水维吾尔儿童,一下子成了英雄。